

舒绣文

shuxiuwenzhuan

传

石楠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石楠 著

舒绣文传

shuxiuwenzhu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绣文传/石楠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39 - 3122 - 2

I. 舒… II. 石… III. 舒绣文 - 传记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273 号

舒绣文传

著 者 石 楠

责任编辑 周 岩

装帧设计 刘宝华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印 张 21.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122 - 2/I · 144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一代明星舒绣文

阳翰笙

我和舒绣文同志很早就相识。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绣文在上海参加了“集美歌舞社”，与魏鹤龄共同演出田汉的名剧《名优之死》，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她，她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自从踏入戏剧电影圈子之后，思想上要求进步，艺术上刻苦钻研，很快地成长起来，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一名共产党员。令人痛心的是，和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样，绣文在“文革”那场空前浩劫中备受折磨，含恨逝世。

我和绣文的艺术因缘是很深的。在我早期所写电影《中国海的怒潮》中，她就担任过重要角色。1940 年，“中制”拍摄我写的《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率领摄制组从重庆赴陕北榆林地区拍外景，演员中原来没有绣文，但她一心向往陕北，要求随摄制组前去，于是我特地在剧中增加罗安姬娜这个人物（男主人公迪鲁瓦之妹，一位智勇双全的蒙族姑娘），由绣文饰演，以满足她的愿望。摄制组成员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绣文和毛主席握了手。她以此为终身难忘的大喜事，回到重庆后，一再和朋友们兴奋地谈起。在我的历史剧《天国春秋》中，她饰演洪宣娇。这个角色，很适合她的戏路，她演得有声有色。剧作者笔墨所不到之处，都被她挖掘出来，表演得淋漓尽致。

绣文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演员，在演技上有自己的独特风格。1934 年她参加“中国旅行剧团”，在《梅萝香》一剧中演筱春兰这个角色，她的表演就以敢于放



舒绣文传

开手脚，入木三分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开始显示出自己独有的魅力，赢得观众的喝彩。40年代在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后，她的演技更加成熟，风格也更加鲜明，被观众称为当时话剧舞台上“四大名旦”中的“刀马旦”。借用京剧舞台上的“行当”来比喻绣文的表演，虽不尽确切，但由此可想见观众对她的表演特征的认同。以后，她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所塑造的抗战夫人王丽珍，在话剧《骆驼祥子》中所塑造的虎妞，是绣文在演技上的突出成就，各以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表演艺术上的典范之作。

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绣文曾经走过一段十分艰难的道路。她以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来到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投身于良莠不齐的影剧圈中，生活中充满了辛酸，而且随时有在险滩恶浪中覆舟之虞。可喜的是，绣文在上海接触到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深受他们的影响。更可喜的是，绣文有理想有追求。她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自己的选择。自从参加了“左翼剧联”之后，她就决心为进步的戏剧电影事业献身，沿着党所指引的红线一直走下去。这是绣文一生最可贵之处，看绣文应当首先看到这一点。在旧中国，话剧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很少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不少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是在设备简陋的舞台上和摄影棚中，靠自己爬摸滚打，刻苦自学，经过不断的艺术实践，经过无数次的探索与失败，然后脱颖而出，获得成功的。绣文便是这样一位演员。她的成名，不是偶然的，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绣文艺术生涯中这种宝贵的经验，值得青年演员们认真借鉴。

舒绣文同志死去20多年了，一颗舞台和银幕上耀眼的明星陨落了。但是，她所塑造的许多抹不去忘不掉的艺术形象，将继续活跃在观众心中，将在演技史上永放光芒。同样，绣文在人生道路上所留下的足迹，也将深深铭刻在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心上。感谢绣文的安徽同乡女作家石楠同志为她写了这本传记，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她的生平。石楠同志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她以饱含激情的笔墨为古今杰出的女性树碑立传，已经写出好几本传记，出版后深受欢迎，在读书界享有盛誉。愿她这本书中所展现的舒绣文同志的形象，特别是那种刻苦自励，自强不息的精神，能给青年读者们增添一份力量。



引子

首都剧场。

1962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上演梅阡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

舞台上剧情已经发展到将要结束的关键时刻：祥子拉车得了病，虎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热绝症。放印子钱的孙三强迫祥子把车卖给他，两人发生冲突。今非昔比的病咧咧的虎妞出来帮助祥子，被孙三连打带推，倒在地上。祥子惊骇地扑向倒地的妻子……

紫红的大幕徐徐拉上了，像一壁厚重的墙。剧场内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冻了，寂静得使人心发颤。猛然间又沸腾起来，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伴之观众们兴奋的议论。

“舒绣文，实在参不透呀！演什么就是什么！真是绝唱！”

“虎妞演活了！活了！只有她创造的人物，才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让人佩服！佩服！”

“真是说不清，是她在创造虎妞，还是虎妞的魂魄附在了她的身上！”

“……”

这是几位艺术家和学者间的对话。

“她把这个人物的两面性刻画得清清楚楚。噯，她就是这么个人！”

“我曾听张骏祥同志说过，‘像她这样具有充沛热情的表演，正是有些演员所缺乏的。没有激情是演员的致命伤！’她在积累感情，达到激情高潮上确实有独到之处。”绣文的老朋友、人艺的同行叶子也在看她的戏。叶子与连座的绣文好



舒绣文传

友李穆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她的表演。

“这个戏初演是在 1957 年吧？”

“是的。”叶子点点头，“绣文刚来时，剧院正在排《风雪夜归人》，戏里有个串京戏后台的女学生还没人演，绣文便向副院长兼副总导演的欧阳山尊要求演那个角色。山尊高兴地说，‘你这个文艺一级演员愿意演这个只有六句台词的角色，在人艺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她非常认真地准备着。第一次彩排时，她仍然有些紧张，对我说，‘好久没演舞台剧了，我很害怕演不好影响整个演出。’接着剧院排《带枪的人》，角色早在她来之前就安排好了。这是苏联杰出的剧作家包哥廷为庆祝‘十月革命’20 周年而写的。绣文很想在这个有列宁、斯大林出现的戏里演个角色。经她的请求，她演了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打字员，演得聚精会神。”

李穆笑了起来，说：“兆元为此大为不满。是吧？”

“是的。她把兆元带到舞台上，让他看舞台工作人员装台、布置灯光，教训着儿子：‘演一台戏，少了他们行不行？不行！少了哪一个也不行！那么，都上台来行不行？也不行！舞台艺术是整体艺术，少了谁也不行！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一个演员，不应放过任何一次锻炼机会，你妈就是以小角色进入艺术大门的。’舒大姐演戏从来不拣角色。”

“我很早就看过绣文的戏。她调来人艺后，看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个戏都要看很多遍。她在《北京人》里演愫芳，《伊索》里演柯丽亚，《关汉卿》里演朱帘秀。她的表演可谓炉火纯青。”

“山尊曾向电影厂建议，将《骆驼祥子》拍成舞台艺术片保留下来，人家看了戏后说，这不是《骆驼祥子》，是《虎妞传》。我想，也许他们认为绣文的表演盖过了其他人，而虎妞这么个车厂厂主的女儿，应该属于剥削阶级，是不应该为她‘树碑立传’的。”

“她跟我说过，欧阳山尊曾经准备排演夏衍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话剧《复活》，由她演喀秋莎，于是之演涅赫留朵夫。他俩还曾在复活节那天到一个东正教堂去体验生活，排演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有人提出这个戏是宣扬人性论的，不赞成上马，没排成。她一直感到遗憾。”

“唉！”叶子喟然一声长叹。



“……”

这是最后的一幕，戏虽结束了，观众却没有离开。人们在七嘴八舌的热烈议论中，并没忘记最终的目的——等待大幕再度拉开，和谢幕的演员们再见一面。可大幕却迟迟没有拉开。

“出了什么事？”叶子感到不对头，昨晚，她还担心绣文的身体，到后台去看过绣文。她把手放在绣文的胸上和腹上，发现绣文的心率失常，便焦虑地说：“你这个样子还能演戏？”绣文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舞台上！”此时，她发现有人惊慌地叫走了也在看戏的兆元，叶子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抬腿就往后台跑。

李穆的心也猛地悬了起来，莫不是绣文出事了？她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他曾多次劝她劳逸结合，可她总想为党多做点工作。连日来，白天排练，晚上演出，这个戏从1957年首演以来，每年都要演几次，每次演出之前，她仍要认真排练。她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要参加各种会议，到戏剧学院去上课，为报纸杂志撰写文章，她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还老嫌时间不够用。她是太累了！早在一个月前，他去看她，在她的书桌上就发现了医生开给她的病休证明，要她绝对卧床休息。他当即劝她：“你应该听医生的话，不能这样蛮干。”兆元也再三请求：“妈，你就休息两天吧，要不，你会倒下来的！”他也帮着兆元做说服工作：“你不是说过要演到80岁吗？倘若倒下了，恐怕现在就得离开舞台啊！”绣文把兆元拉到怀里，拍拍他的头，激动地说：“这些道理我又何尝不知道！可不能为了我一个人，停止整个演出呀！更不能因为我而让观众们失望！”她说这话时，眼里像有两簇火苗在燃烧，“我不能离开舞台，不能离开观众，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上台演戏。”她仍每天坚持演出……想到这儿，李穆情不由己地站了起来，远远跟在叶子后面。

在通向后台的院子里他看见有人抬着担架，兆元连声呼喊“妈妈！妈妈！”又焦虑地询问围着担架的阿姨叔叔，“我妈妈会死吗？”

人们动作迅疾，表情严肃。绣文还穿着虎妞服装，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像睡着了一般，后面跟着她泪眼唏嘘的同事们。

李穆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几乎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想立刻扑上去，站在她身边，给她以帮助和安慰，可他还是尽量控制住了自己。远远地站在人围外边，默默地目送着她被抬上了救护车。任凭着救护车撕心裂肺地鸣叫着把她载走了。绣文，你还会醒过来吗？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来吗？

目 次

序	(1)
引 子	(1)
第一章 酸涩的童年 (1915—1929)	(1)
第二章 初涉艺坛 (1930—1933)	(31)
第三章 又一段不幸的婚恋 (1934—1937)	(73)
第四章 投身救亡之初 (1937—1938)	(112)
第五章 大后方的“刀马旦” (1938—1946)	(126)
第六章 离乱八年回沪上 (1946—1948)	(174)
第七章 香岛抉择 (1948—1949)	(198)
第八章 英雄气短 (1949—1957)	(231)
第九章 回归舞台 (1957—1962)	(250)
第十章 一代明星之死 (1963—1969)	(283)
多余的话	(329)
后 记	(330)



第一章 酸涩的童年

(1915—1929)

1

安庆是座小城，但它却拥有“万里长江第一塔”——振风塔。在一望无垠的江面上行船，几十里路外就能望到塔顶，旅人就会倏然意识到：安庆到了！

有着悠久历史的安庆城，位于长江中游的北岸，大龙山脉的南麓。母亲河长江亘古不息地从它身边流过，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昼夜流动着无尽思想和力量。传说系在它腰带上的这块沃土，是孕育人才和文采的风水胜地。可由于它的地形有似一条行走的船，年年代代未能造就伟人，留住文采。明代隆庆年间，安庆知府王鹄泉主持在“船头”建筑了这座七层八角，盘旋而上直至七层顶端，宛如一支倒插巨笔似的砖石结构的宝塔，用以镇住文采外流。

风暴来临之际的长江，就像一条凶猛的黄龙，撕堤裂岸，樯倒楫摧。然而这时的振风塔却有如一柄利剑，岿然不动，兀立江边；风平浪静的夜里，江上则又是另一派景观：皓月当空，渔火点点，温柔的波涛飘起一片塔影，悄声喁语，满堤细柳鲜花，尽享长江母亲的爱抚。

文采神奇般地凝聚了，风水龙山果然养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政治家、艺术家、书法家……

振风塔下的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是安徽的有名学府，荟萃了一时人材。一道



1934年（19岁）参加中旅时的舒绣文



气派的瓦灰色围墙，围着一座美丽的校园。

校园内有处胜景，学子们取名曰“荷塘月色”。一泓碧水，半池荷莲，池畔有高高的井台和古朴的石栏。石凳石椅散落亭翼周围，一棵浓荫如盖的古柳，铺洒出一派阴凉，是夏日纳凉的好地方。

每当黄昏赶走了烈日，夜幕的羽翼渐渐张开，月光水一般泻向下界的时候，就有身着夏布长衫、纺绸大褂的教职员走出宿舍，摇着葵扇，端着紫砂茶壶，来到荷塘边的古柳下纳凉。

他们有的坐在石凳石椅或亭子内的吴王靠上，有的傍依着高高的井槛，有的沿着塘岸轻踱方步，嗅着浮动在夜色中的荷香，观赏着月色，闲话着市井新闻。

1915年7月15日这天，和往日一样，晚饭后，“长衫们”又陆续来到荷塘。他们簇拥着一位刚从京都探亲归来的同道，要他说说京都见闻。他给同事们透了个最新消息：“窃国大盗袁世凯正在加紧准备复辟帝制！”

这消息有如晴空一个响雷，震惊了民主意识刚刚萌动的书生们。他们愤怒地抗议了一通后，荷塘边又复趋静寂，沉默陡增了空气的沉重，月色也随之黯淡了许多，仿佛有块乌云浮上了荷塘上空，沉闷挤压着人们的心。大家心照不宣，更觉闷得慌，透不过气来。唯有葵扇摇动的声响和呼呼噜噜的喝茶声浪在空气中浮荡。

这样的塘边雅聚，舒子胥是常客。往昔他几乎是从不缺席。只要他在场，笑声就会更频更响，气氛也因之更为活跃，唇枪舌战也显得更加热烈激动。假若遇上今天这样令人愤慨的新闻，他的抨击将会最尖锐，态度也会更强硬，说不定还会即兴拟就一篇讨袁檄文，就是典当长衫，也要上电报局去拍出，可惜他今天不在场。此时他正衣衫湿透，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自家的起坐间焦急地走来走去。如果说得准确点，自从他与刺绣、体育教习许佩兰相识相恋以后，他就很少参加这样的闲聊。他下了决心要和原配妻子离婚与许佩兰缔结百年之好。

父亲舒斯笏得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他坚决不同意儿子离婚，也不同意儿子停妻再娶，把舒子胥骂得狗血喷头，并警告他：如果不听从教诫，就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不准他再进家门！不承认这件婚事！

不承认就不承认，舒子胥照样宣布结婚，他们不顾一切的爱，在不知不觉中孕育了果实。他未能听到有关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传闻，就是因为这颗爱果成



熟了，就要蒂落了。妻子的痛苦呻吟，绞痛着他的心，他祈祷着，希冀着，冥冥之中的神灵啊，保佑她母子平安吧！

“哇——！哇——！……”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突然破门窗而出，穿过沉重的夜幕，飞进校园，落到荷塘边。这哭声像鸽哨般脆亮，像长笛般悠扬，清越悠远中，又夹裹着哀伤。

荷塘畔突然阒静了，片刻之后，有人惊讶地嚷了一声：“许先生生了！”

“这个孩子算正出还算庶生？”声音不阴不阳。

“嘿……”

长衫们对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对自由结合的婚姻却表现出不屑和鄙夷。

舒子胄不在乎这些。能与自己相爱的女人结合，就是幸福。他不顾众目睽睽，陪着腆个大肚皮的妻子在校园内散步，对那些内涵丰富的目光，视而不见。为爱而结合，为爱而生子，合乎情理自然。他盼着爱的结晶早降人间。婴儿的哭声，使他怦然惊喜，他激动得连声高呼：“佩兰！佩兰！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扑在门上，使劲擂门：“开开门，让我进去！快！让我进去！”

“舒先生，你别打门呀！许先生没事的！”接生婆拉开道门缝对他说：“去打几个糖心蛋来，您生了个千金！”

千金，千金！舒子胄激动得两手哆嗦，自言自语着，划不着火柴，敲不破蛋壳。我有个千金了！我有个千金了！给女儿要取个又亮又响又美丽的名字！他不停歇地往锅里打蛋，心却联想着旭日、朝霞、变幻多姿绚丽的彩云……

他端着足足盛了十多个糖蛋的大碗，走进卧房，也不避讳接生大娘，双膝跪在妻子床前的踏板上，泪眼汪汪地对妻子说：“佩兰，你受苦了！谢谢你！”他一匙一匙地舀着糖蛋，送到妻子嘴里，“佩兰，谢谢你，你给我们添了个宝宝，她是我们欢乐的源泉，她是辉煌的阳光，是你送给我的一朵绚丽的云霞，我们的宝贝就取名叫彩云好吗？”他像颂诗一般激情满怀“五彩缤纷的云！绚丽多姿的云……”

佩兰一边咀嚼丈夫喂给的鸡蛋，一边深情地望着他，轻轻地点点头。

舒子胄高兴得丢下蛋碗，抱起女儿，站起身，连声呼唤着：“彩云！彩云！”他抱着婴儿在屋内转着圈，“你是一片美丽的云，小东西，你知道吗？”

许佩兰看着丈夫像玩童那般高兴，幸福地笑着。她笑得那么灿烂，像一朵刚



刚吐蕊的花。她柔声细气地说：“彩云就算大名吧！”她向丈夫招了下手，“你过来！”把嘴凑到他耳边，“我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她‘小猫窝’，这个名字只属于你和我！可不许在人前叫呀！”

舒子胄哈哈地笑了起来，他知道女儿小名的寓意。他激动得一手搂着妻子，一手抱着女儿，轮番地吻着她们。接生大娘掩嘴溜出了门。

“小猫窝”的出世，给荷塘边的闲聊增添了色彩。

有人说：“这个孩子不足月。”

有人立即扳起指头推算起来，“是的，刚刚七个月。”

“就不兴偷猫食？”

“哈哈……”

气氛变得欢乐愉悦。

“听说至今两个家里都不肯承认呢！”

“承认是那么回事，不承认也是那么回事！”

“唉——！世风日下哟！”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社会上三妻四妾也不新鲜，只不过——”

“恐怕我们这个堂堂学府的声名也抹了锅烟啰！听说有几个女生家长给校长写信，对学校表示不信任呢！”

“人之师表，何以师表啊？”有人感慨不已。

舒子胄了解他的同事们。他们对他和佩兰的结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嫉妒，也只是背后说说而已。当着面，仍不失礼貌斯文，没人敢给他难堪，有时还说几句俏皮话，对他的冲破封建藩篱还要称赞几句。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满月后，夫妻俩常常成双成对抱着彩云进进出出，上街、纳凉、散步。不管人家以什么样的目光看他们，他也不去理会。他觉得幸福，这就够了。社会和少数同事的不理解和偏见，他能理解，这个社会是不允许青年追求幸福和拥有幸福的。但父亲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他总感到是件憾事。佩兰为了他，回不了娘家；而舒家又不承认她这个媳妇，他深感对不起她，委屈了她。为了佩兰，他曾悄悄致信父亲，请求父亲的谅解。但父亲连信都不复一封。佩兰并没有怨恨什么，他们生活得快快乐乐。

可现在不同了。他们有了女儿，舒子胄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儿没有家，没有



祖父的疼爱，这于一个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他再次写信请求父亲看在孙女的面，宽恕他。几个月过去了，石沉深海，连泡沫都没泛起一个。他也死了心，再也不给父亲写信了。

可在放年假前一周，舒子胄突然收到了父亲的信。父亲在指责了他一通后，不得已承认了木已成舟的现实，宽恕了他，让他偕妻女回老家过年。但有个条件——“舒家世代书香，没有休妻的先例，也没有停妻再娶的先例，汝得尊前妻为姊妹，赡养终生。”

寒假期间，舒子胄携妻偕女，带着送给一家老小的礼物，踏上了东去的江轮。

那晚，不白也不黄的月亮，刚刚起山，把振风塔的影子投得又宽又长，笼罩了江轮。舒子胄突然打了个寒战，心也不由一阵发冷发怵，他伸手抓住了船舷上的栏杆。

舒家祖居黟县舒村，世代书香。父亲舒斯笏曾在清廷任过官职。后来弃政从商，在安庆与人合伙开过“鸿章”绸布商店，且精通文史，乐善好施，在乡里算是个开明士绅。

三天后，他们到了老家。夫妻跪拜在父亲面前，祝福父亲，又谴责了自己。

舒斯笏扶起了儿媳妇，双手从她手里抱过孙女。

这孩子怎么这样轻飘飘？托在手里没有多少重量，一点也没有吃奶孩子那种特有的白白胖胖的奶膘，显得又小又瘦，头发又疏又黄，前额又宽又光，颧骨微微突起。她正睁着那双黑亮的大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祖父。

对于第一个来到舒家的第三代人，舒斯笏说不上喜欢。他的脸色仍然有些阴沉，嘴唇动了动：“取名字了吗？”

舒子胄刚要张嘴，妻子慌忙拽了拽他的衣袖，抢在他前头说：“还没有，就等祖父赏赐呢！”她看了丈夫一眼，朝他笑了笑。他立即明白了妻子的用心。

父亲威严的脸上绽出了一丝笑意。他捋着八字胡须，思索有顷，说：“叫绣文吧！刺绣的绣，文采的文。”约略停了一拍，他又看了眼孩子，“一个人的长相只是件衣衫，重要的是自身的实质，也就是本事。我希望这孩子将来有她父亲的文才，又有一双像她母亲绣花的巧手。”

许佩兰双手接过女儿，又跪拜下去，说：“谢谢祖父赐名，谢谢祖父的美好



祝愿!”

2

皖南农村，有请春酒的习俗。乡邻亲友，轮流摆席。从正月初二要延续到正月十五。

初四那天，舒子胄家请酒。酒宴正酣，一位乡邻从镇上给他捎回一封信。他望了眼信封，见是寄自安庆学校，便随手揣进了长衫袋里。

送走客人后，舒子胄上茅厕，顺手拿出来看。猛然间，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哇”的一声，把席上吃的酒食全都吐了出来。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起身往卧房走去。

许佩兰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她不是明媒正娶的正房媳妇，又有个吃奶的孩子，也就没去迎送宾客，她正抱着咿咿呀呀叫唤的绣文，在房里走来走去。

舒子胄心情沉重地走进房来，没有言语，就往床上一躺。许佩兰以为他喝醉了，傍依过来，关切地问：“怎么啦？喝多了？”

他心里窝着一股火，没有回答她。

她在床边坐下，伸手去抚摸他的前额。

他心绪烦乱地推开了她的手。

本来就一直哭闹着的绣文，因母亲停止了晃动，哭得更加厉害了。

舒子胄的心情也更坏了，忽地往起一坐，抬起手，朝着张着嘴使劲哭号的绣文的嫩脸上就是一记。

绣文一下就哭得背过了气，好半天才哭出声来。

许佩兰被丈夫一反常态的举动吓慌了。她敏感地意识到丈夫心里一定藏着不快的事，也没同他理论，抱着孩子站起来，只轻声地埋怨了一句：“你怎么了？孩子不懂事，怎么没轻没重的？”

舒子胄自感失态，没有吭声。把那封信递给了她。

这是校长寄来的解聘书。并附有一纸短简，其意是他们自由结合又生孩子的行为，有损为人之师表形象，破坏了堂堂学府的声誉，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为振校风，不得已解聘了他们。



许佩兰无言地放下信，哄着还在哭啼的绣文，继续在房内走来走去。

失业了。他们的心情都很不好。正月初八，舒子胄就启程前往天津，投奔老同学去了。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南开中学得到一个国文、历史教员的职位。许佩兰只得暂留舒村。

绣文不得祖父喜欢。尤其在弟弟出生后，祖父一见到她，脸就立刻阴沉下来。她是未经他同意结出的果子，也因为她是个女孩。可她天生有着男孩的个性。三四岁上就显示出了她那种特殊的吸引力，孩子们都喜欢和她玩。比她大两三个月的男孩子也都甘愿听她指挥，拥戴她为头。她不喜欢和女孩子们玩，不屑她们只会模仿妈妈们烧菜做饭带娃娃的玩法，她也看不起她们那份胆小。她喜欢爬树，两脚一搓，把鞋踢蹬得老远，两下扒下袜子，往口袋里一塞，抱住树干，像猫一样弓起腰，几个曲伸，就爬上了树梢。摘果子、掏鸟蛋、捉知了，还和男孩子一起，在小河沟里筑水坝，把水舀干，捉鱼捞虾。她还敢从高坎上往下跳。率领一群男孩，操着棍棍棒棒和上面屋、下面屋、对面屋的男孩们干仗。整日野得不回家，祖父多次下令要她母亲严加管教。可她照样背着祖父溜出去当孩子王。

有一天，绣文趁祖父不在家，爬上稻场边上的桃树，把还未成熟的青桃，一颗颗摘下来，扔给站在树下的孩子们抢着玩。

祖父突然出现在稻场上，树下的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

“你这小孽畜，怎么这样淘气！”祖父的脸气得铁青，顿着脚在树下吼她，“还不快快给我下来！”

绣文噘起嘴，侧过头，故意不去望祖父。

祖父大声地威胁着她：“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让你爬！”

有人喊来了大妈。

“老爷，你老别生气，我给你沏好了茶在客厅里，你回去歇会吧！”她边说边给绣文递眼色，叫她别怕，她担心的是绣文被吓慌手脚，从树上掉下来。

舒斯笏对这个明媒正娶、守活寡的儿媳总怀着一缕歉意，对她的贤良忍让特别赞许，绣文每次惹他生气，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迁怒她的父亲，想起这个远在天津的不肖之子。他认为舒家有愧这个媳妇，对她也更敬重三分。她又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他什么也没再说，就转身回屋去了。

祖父进屋去了，绣文望着大妈，朝她粲然一笑，一弓身子，就溜下了桃树。